

L'EDERA

世界爱情经典名著

长青藤

〔意〕格·黛莱达著 沈萼梅 刘锡荣译



L'EDERA

长青藤



世界爱情经典名著

花城出版社

〔意〕格·黛莱达著 沈萼梅 刘锡荣译

粤新登字 05 号

长 青 藤

〔意大利〕格拉齐亚·黛莱达 著

沈萼梅 刘锡荣 译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肇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1.5 印张 1 插页 265,000 字

1996 年 3 月第 1 版 199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ISBN 7-5360-2121-6

I·1825 定价: 15.00 元

译 本 序

格拉齐亚·黛莱达是意大利当代著名的女作家，她像一颗璀璨的明珠，在意大利二十世纪的文坛上闪烁出灿烂夺目的光彩。

1926年瑞典文学院把当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了黛莱达，因为她那些“为理想所鼓舞的作品以明晰的造型手法描绘了海岛故乡的生活，并以深刻而同情的态度处理了一般的人类问题。”^①

这位以其作品“给人们带来甘露，使人的身体和精神都因此富有活力”^②的意大利女作家，以她那生机勃勃的风格，高超的技艺，新颖的结构，或者说社会的现实意义，为当时意大利的小说创作开辟了崭新的一页。黛莱达是意大利迄今为止唯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家。

黛莱达的作品植根于撒丁岛。她在那里度过了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生活了整整二十五个春秋。她从那里的自然环境和人民生活中获得的感受，后来成了她文学创作灵感的源泉和灵魂。是撒丁岛这块古老而又贫瘠荒漠的土地，以及世代生活在

①② 引自诺贝尔基金会主席亨利克·许克《授奖词》。

那里的质朴敦厚的人民，抚育了她，熏陶了她。

黛莱达在其近五十年的文学创作生涯中，共写了长篇小说、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集五十余部。在诗歌、戏剧、翻译等领域，也显示了难能可贵的才华，发表过诗集，改编过剧本，还翻译了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苔》。她以其特有的艺术表现力，传达出了撒丁岛人的心声，丰富了意大利和世界文学的宝库。

1871年9月27日，黛莱达诞生在撒丁岛东部一个名叫诺罗的小城镇里。父母生育了两男四女，她排行第四。生活在富裕农庄主家庭的黛莱达，本来有足够的条件接受高等教育，但当地的传统观念和风俗习惯却禁止女孩子外出求学，“她们只能去教堂听听弥撒，偶尔在乡间散散步”。所以，黛莱达上完小学四年级之后就被迫辍学在家。她看着自己的兄弟跟随同学们纷纷就读于半岛上的“名牌”高等学府，心里异常羡慕。

然而，身居封闭、狭隘小天地里的黛莱达却有一颗吮吸浩瀚知识大海的勃勃雄心。父亲和叔父的私人藏书为她博览群书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她不仅拜读了许多古典名著，还广泛披览了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左拉、维尔加以及唯美主义代表作家邓南遮和福加扎罗的作品；俄罗斯著名作家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对她也有极大的吸引力。刻苦地攻读各国名著，大大启迪了这位自幼就“对文学充满激情的少女的创作之魂。”她特别崇拜唯美主义代表作家邓南遮早期的作品，从中吸取了丰富的营养，这为她后来所形成的细腻、高雅的文采和浓厚的抒情风格奠定了基础。黛莱达在创作中，还把这种艺术风格融入在具有撒丁岛地方色彩的真实主义表现手法中，从而形成了她独具一格的创作特点，并结出了累累硕果。

自幼就喜欢“舞文弄墨”的黛莱达，17岁就在罗马的一家

周刊上发表了她的第一篇短篇小说《在山上》(1888);同年,《撒丁人之血》也在罗马的《新潮》杂志上刊出。次年,又发表了《童年轶事》。此后,在1890年至1900年期间,黛莱达曾为多家刊物撰稿,发表了一系列描绘撒丁岛的风情、表现撒丁岛人豪迈气质和强烈激情、揭示人与人之间感情纠葛和家庭中复杂关系的中、长篇小说,从而引起了意大利文坛的注目。其成名作《邪恶之路》(1896)的问世,标志其文学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小说以浓郁的乡土气息和对主人公的细致入微的心理刻画,展示了罪恶与愧疚、爱情与道德之间的冲突这样一个主题,这也是贯串黛莱达此后众多作品的一根主线。

才华出众的黛莱达不仅从此闻名于意大利文坛,还赢得了不少崇拜者和追求者。就在她21岁至28岁风华正茂的青春时期,有好几位对文学有爱好和信仰的人士都眷恋过这位撒丁岛的才女,其中有为她撰写文章赞扬其文采的报社编辑,有为她作诗谱曲的诗人和音乐家,还有远在意大利北方频频飞鸿求爱的记者以及撒丁岛当地的教师,他们都是些有地位、有才华、气质不凡而又很有前程的人,但黛莱达的家庭要她选择律师、大夫或工程师作为配偶,而不是小说家、诗人或记者。

1899年10月至12月,黛莱达去撒丁岛首府卡利亚里旅行,在友人家里结识了一位从罗马去那里出差的财政部官员帕尔米罗·莫德桑尼,两人一见钟情,并于次年1月结为伉俪,真可谓“千里姻缘一线牵”,同年4月这条线又把在撒丁岛生活了长达二十五年的黛莱达牵到罗马定居了。从此,婚后的黛莱达就更全身心地投入到文学创作之中,她深居简出,很少出入繁华首都上流社会的沙龙,但她结识了许多文学界的著名人士,如著名的存在主义小说家费代里科·托齐(1883—1920)就常是她家的座上客;当时著名的小说家马里奥·莫雷蒂(1885—

1979)同其也有密切的联系,在1913年至1923年期间,黛莱达与莫雷蒂一直有频繁的书信来往,他们在信中相互切磋创作技巧,交流写作心得,探讨文学界的动向。

1900年至1926年是黛莱达创作的鼎盛时期。在此期间先后发表了一系列颇有影响的作品,如《埃里亚斯·波尔托卢》(1900)、《灰烬》(1903)、《长青藤》(1908)、《风中芦苇》(1913)、《玛丽安娜·西尔卡》(1915)、《孤寂人的秘密》(1921)、《逃往埃及》(1925)等。黛莱达鼎盛时期的创作,题材广泛,思想内涵深刻,表现技巧娴熟。她在吸取唯美主义的艺术特点和效仿现实主义模式的基础之上,结合撒丁岛的风情,运用叙事与抒情交融的手法,独创性地把唯美主义和表现主义的手法与具有浓郁地方色彩的真实主义艺术风格熔为一炉,突出了人物的内心冲突,弘扬了道德主义和人的良知,从而使作品带有抒情性、社会性和心理分析的特点,确立了黛莱达独树一帜的艺术风格。

我们译出的《长青藤》(1908)和《孤寂人的秘密》(1921),则是黛莱达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前代表其前后两种创作风格的两部佳作。所谓的不同风格是就其更注重现实主义还是更注重抒情性的社会心理分析而言的。

1926年之后,黛莱达又先后发表《阿娜莱那·比尔西尼》(1927)、《老人和孩子》(1928)、《风之国》(1931)和《寂静的教堂》(1936)等多部著作。其中的《风之国》(1931)是黛莱达唯一一部用第一人称叙述的长篇小说。

1936年8月15日,黛莱达因病在罗马逝世,终年65岁。《科西姆》(1937)是她去世后发表的一部自传体小说,作品有如一部日记,又酷似一部童话,叙述了作者在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各种经历,书中撒丁岛的风光像是儿时的梦幻一样展现在

读者面前。

《长青藤》(1908)是黛莱达的一部代表作。小说发表后，作者又将其改编为三幕话剧，曾在首都罗马的“阿根廷剧场”连续公演十个晚上。1914年，《长青藤》一书的长达286页的手稿，由作家亲自送给了撒丁岛的萨萨里大学图书馆，现珍藏在作者故乡诺罗市的市政博物馆里。

故事发生在撒丁岛一个牧民集居的小镇里。富贵的德凯尔基家由于败家子帕乌鲁的挥霍无度而债台高筑，以致不得不把住宅和最后一片牧场抵押出去。婚后不久就丧妻的帕乌鲁，对女仆安内莎一直有着缠绵的恋情。因患严重气喘长年卧床不起的祖阿大叔嫉恨帕乌鲁与安内莎的私情，不仅不愿出资赎回抵押出去的房产，还终日让她守候在自己身边随时伺候。绝望中的安内莎怀着对少爷帕乌鲁炽热的爱情，在一个暴风骤雨的夜晚，用被子闷死了手无缚鸡之力的老人祖阿大叔。为了逃避法网，安内莎上山躲在山洞里，并一口咬定老人是因气喘病发作去世的。当法医与警方确认老人是窒息而死后，安内莎虽然逃脱了法律的追究，但却因自己犯下的罪孽而从此心神不得安宁；尤其当她从神甫那儿得知被她害死的老人在弥留之际表示过要出钱赎回住宅和牧场的意愿后，更是时时受到良心的责备。为了摆脱罪孽的阴影，她毅然离开了从小收养了她的恩人德凯尔基一家，另去他处帮佣谋生，以寻觅心灵上的安宁。后来，她目睹恩人家的败落和贫困，百感交集，昔日的情人帕乌鲁也病魔缠身、百无聊赖，她深感自己只有回到少爷帕乌鲁身边，才能真正赎清自己的罪孽。她的一生已与她的恩人家结下了不解之缘，犹如长青藤一样，“一旦攀缘在墙头上，就不再脱落，一直到藤条枝叶干枯为止。”

《长青藤》是一部全面体现黛莱达创作风格和艺术特色的小说。全书浸透了撒丁岛的传统风俗，富有浓厚的乡土气息；体现了作者罪与罚的伦理道德观；以优美细腻的抒情笔触描绘了海岛旖旎的自然风光。堪称是黛莱达的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

小说用相当的篇幅描述了当地的传统习俗和婚丧礼仪，充分体现了撒丁岛的历史传统和民族特点。作品一开始就描写了当地人们祭祀保护神的宗教节日：百名牧人进献羔羊和麦子；女人们准备丰盛的甜食、美酒和一筐筐刚出炉的面包；陪伴着亲朋好友一醉方休的男人；端着肉墩子食用烤熟的羊肉、吃着撒丁岛的杏仁饼和薄煎饼的牧民……小说像是把读者带入到原始部落的社会里似的。隆重的祭祀仪式，震耳欲聋的鼓声，漫天的烟火，相互的祝福令人如醉如痴……然而，就在这欢快的节日气氛的背后，却正在酝酿着一场人间悲剧。

爱情与悔罪是黛莱达诸多作品的永恒的主题。安内莎出身卑微，与比她小10岁的年青长工甘蒂内早已定了终身，但她心里却始终燃烧着对少爷帕乌鲁的激情。在黛莱达的小说中，爱情很少被看作是一种纯洁的感情，经常被看作是一种带有罪孽的冲动，看作是要补赎的罪过。这种把爱与罪等同起来的观念构成了作者的伦理道德观，因而她笔下的主人公往往都为摆脱爱情的诱惑而痛苦地折磨着自己。

全书充满了善与恶、人性与兽性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但小说的女主人公公安内莎所铸就的罪孽是有其历史性和社会性的。她出于对少爷帕乌鲁的爱怜，违反了封建家庭的婚姻禁条和当时的社会道德准则，这就深刻反映了安内莎“个人”的爱情与当时已处没落阶段的封建贵族“群体”之间的冲突。作品在揭示安内莎的矛盾心理的同时，还深刻地揭示了她犯罪的社会背景；在同情她悲惨命运的同时，还追溯了她所遭遇的厄运的社

会根源，即面对新兴的城市资产阶级崛起的封建贵族“群体”所面临的深刻的危机。

综观全书，作者的道德观包含有两种效果截然不同的基因的撞击和冲突：一方面是赞颂炽热的爱的激情对固有的世俗观念的抗争和反叛，因而富有典型的浪漫主义的风格；另一方面是对爱的冲动和逆反行为的禁锢，使人物向传统法规和世俗的观念忍让、屈服以至最后就范，表现出一种宗教意识支配下的道德观念。作者既不姑息罪恶，也不否定伦理道德的准则，更不为罪恶开脱，而是启迪人们去悔罪，走向自我救赎。《长青藤》的最后部分，通过维尔迪斯神甫的长篇教诲，传达了上帝提倡的戒律，力图规劝在人生道路上迷了途的安内莎，要求她用行动来补赎罪过。

在传统道德观念的熏陶下，封建宗法制度和家长式的统治在人们的心目中有绝对的权威，所以老人的形象在《长青藤》和《风中芦苇》等作品里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作者笔下的老人是家族尊严和权势的象征，岁月的流逝，年代的变迁，坎坷的经历，磨就了他们特有的性格。他们言谈中的寥寥数语往往蕴涵着深刻的含义，就像是训世格言。《长青藤》中的祖阿大叔是一代传统的维护者和古老智慧的传人，他像大家庭的保护神似的被供养着，即使已是沉痾在身卧床不起，却还支配着这业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大家庭的命运。

黛莱达作品的艺术价值还与她能成功地描绘撒丁岛上的绮丽景色密不可分。在小说《长青藤》中，她以细腻的笔触、诗一般的意境和音乐性的语言，展现了这个被文明社会忽视和遗忘了的角落。数千年来，被海水冲刷和侵蚀的悬崖峭壁，形成了各种奇形怪状的石峰。它们千姿百态，魅力无穷，每一个山峰几乎都有一部自己的历史和神话传说；宽阔的海面时而平静

如镜，时而又像是一头咆哮的雄狮；峡谷蜿蜒千里，在阳光下呈现出各种绚丽的色彩，黄澄澄、绿茵茵、蓝湛湛；这寂寥荒漠海岛的一年四季从黎明到黄昏，在作者笔下时时呈现出生动而又变化无穷的诱人画面，似乎是从作者孩童时代的记忆中挖掘出来似的，读来令人感到格外真切，声音、色彩、光线与画面融为一体，给人以一种身临其境之感。

作者不仅善于把景色的描绘与撒丁岛的历史传统和地理概貌结合在一起，还善于把景色作为烘托人物的感情和心态、强化故事氛围的一种表现手段，使它们成为互不可分的一个组成部分，使作品更富有艺术感染力，更富有戏剧性和抒情性。在《长青藤》中，作者在描绘安内莎拍死患气喘病的祖阿大叔之前的矛盾心理时，洒脱自如地刻画了女主人公思想感情的波澜起伏：“外面的雷阵雨越下越猛，雨水泼打着大门，隆隆的雷声像发了狂似的。她依然把脑袋顶在门上，想念着在雷电交加的夜晚、在狂风暴雨吹打下的痛苦茫然的帕乌鲁，她似乎觉得大自然如今也跟命运和世人沆瀣一气，残酷无情地与不幸的人作对。”从而把即将犯下深重罪孽的女主人公与故事情节置于一种阴森可怖的环境之中，充分流露了作者对女主人公命运的关切，同时又渲染出当时那种凄怨、沉郁、悲凉的气氛，揭示了人物内心世界的剧烈冲突。这种把对外部世界景色的描绘转化为人物内心感情的抒发，用景色来烘托故事情节的发展的艺术手法，正是黛莱达独创一格的寓情于景、以景托情、情景交融的抒情风格。

在黛莱达漫长的创作历程中，随着她表现技巧的日臻娴熟和主题思想展现的不断深入，其作品已从客观如实地描述她幼年时期所熟悉的天地和环境，进展到以一种不安的心态有意识

地去洞察、透视这块古老的土地，不仅表现撒丁岛的传统习俗、人们的社会观念和生活现实，还着力去发掘生活在这座海岛上的人们心灵深处的秘密。作者探索的目光不再局限于早期的发现和发掘这块“根”，而是转移到去反映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的命运。这种转移过程是缓慢的，逐步的；但从表面看来主题似乎千篇一律的作品中，却能觉察出这种变化。作者细腻的工笔，扣人心弦的情节，巧妙的隐喻和象征，读来耐人回味，且颇有象征主义的风格。

《孤寂人的秘密》(1921)就是这样一部挖掘人物心灵、具有心理分析特点的小说。小说的主人公克里斯蒂亚诺自幼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寄人篱下。出于报恩而结成的不般配的婚姻导致了他精神上的失常，后又因妻子诬告而锒铛入狱被囚禁8年。妻子亡故之后，释放出狱的克里斯蒂亚诺为逃避现实，就在海边荒滩上的一所茅屋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终日陪伴他的除了海风和阳光之外，就是他身边的猫。就在他绝望和孤寂之中，一位年青的农妇爱上了他，常以卖鸡蛋和农产品为名来看望他，日复一日，两人堕入爱河，最后致使那位农妇有了身孕，幸亏其在海外作工的丈夫不久即返回了海岛，才使这未出生的孩子最终能隐瞒住来历；后来，海滩上搬来了一家新邻居，年青美貌的女主人萨丽娜却是个终日守护着多年疯癫的丈夫的苦命人，她是为躲避世人的议论和嘲讽不得已搬来的。两颗孤寂的心相遇了，克里斯蒂亚诺与萨丽娜彼此心照不宣地相互爱慕着，抚慰着饱经人世沧桑的痛苦的心。萨丽娜久病的丈夫去世后，本可如愿以偿地得到他梦寐以求的幸福，克利斯蒂亚诺却在与萨丽娜订婚之后，向她倾吐了长期隐藏在内心的身世秘密。第二天，小楼的烟囱不再冒青烟了：萨丽娜悄悄地走了。克利斯蒂亚诺在痛苦与恼怒之下，就去寻找与农妇所生的孩子去了。

作者围绕孤寂人内心隐秘这条贯串全书的主线，以娴熟的艺术表现力和心理直觉力逐渐地展现主人公孤寂、忧郁、凄怆的心态。小说构思新颖，把缓慢推进的故事情节与人物之间关系的发展和思想感情的起伏有机地交织在一起，随着主人公感情的发展，把主人公埋藏在心底的秘密逐渐挖掘了出来。

“孤寂”和“神秘”是这部小说互为因果的主旋律。小说从一开始就渲染出一种神秘的气氛：一个篱笆墙围起来的茅屋，一片杳无人烟的荒凉的海滩，一口水井，一个提着水桶的男人，一个系着蓝色围裙、手提藤篮的皮肤黝黑的农妇，一只善解人意嘴馋贪睡的猫儿……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像是一幅浅淡的写意画，寥寥数笔就勾勒出了主人公那种孤独寂寞的处境。但主人公的孤寂并不是外界环境所造成，而是他内心隐藏的痛苦的“秘密”所致。他那折磨人的沉默，他那单调乏味的生活节律，他那生怕打破自己宁静生活的忧虑，都勾起读者深思；现实生活又诱惑他重新向往爱情，并使他产生犹豫、惆怅和茫然的那种复杂的思想感情，他对充满活力的美丽的萨丽娜那种欲爱不能、欲罢不成的矛盾心态，从更深的层次上展现了小说的主题：生活往往赋予人重新去爱和被爱的希望和喜悦，却又使人们在面对新的现实时，重又产生恐惧、忧虑和不安。满以为自己能开始一个新的生活旅程的主人公，怀着对萨丽娜的真挚的爱，却又不得不直面自身的过去，吐露出隐藏在内心的秘密，从而又不得不立即退缩到“像被焚毁的荒原似的内心世界里去”，“无法从自己为自己挖掘的深坑里挣脱出来。”他感到自己永远是生活的局外人，随着他内心隐秘的表露，生活重又把他推回到孤寂中。

《孤寂人的秘密》中，人物的思想感情与客观自然环境之间的契合达到了完美的境界：人物内心感情的冲突推动了故事情

节的戏剧性的发展，而对人物所处的环境的那种神秘莫测气氛的渲染又赋予作品以浓厚的抒情性。所以，小说的故事情节似乎不是叙述出来的，而是随着主人公内心思想感情的波澜起伏裹卷出来的。

作者在这部作品中以景托情的艺术手法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使现实主义的心理分析与抒情性的描绘得到了完美的结合。书中用秋天的落叶隐喻人物内心世界难言的隐痛；用海滩上的暴风骤雨来衬托人物平静的心灵中所泛起的波澜；用水天一色的开阔的地平线、蔚蓝的大海、和煦的阳光来表现男女主人公之间的恋情。黛莱达的诸多作品中对自然景物的描绘总缺少不了月亮：明亮凄清的月光不仅渲染了夜的宁静，赋予故事环境以浪漫主义的意境，同时还传达出人物内心的感受和激情；在生活的诱惑下心潮起伏又难以自制的主人公沉浸在银色的月光中，其心灵似乎得到了净化，从而找到了精神上的寄托和归宿。黛莱达笔下的皎洁的月亮犹如知音，抚慰着孤寂人痛苦忧郁的心灵；那皎洁的月亮又犹如女人，“驱散着他四周的阴影，他想伸出手去抓住她，但月亮又怎么能抓得住呢！”

《孤寂人的秘密》一书中人物的对话，以及穿插在故事情节中的独白，打破了平铺直叙的叙事格局；对话含蓄、生动，言简意深，既是人物身世的叙述，又是人物内心感情的宣泄和他们人生观的流露。与其说是人物之间的对话，不如说是人物与读者之间的交谈，它不仅简括地勾画出孤寂人的苦难的精神历程，还使读者对主人公的遭遇寄寓同情，从而引起共鸣。

《长青藤》(1908)和《孤寂人的秘密》(1921)都是黛莱达鼎盛时期的作品，两部作品相隔13年之久，虽然其风格迥然相异，但都是以爱情为主题，以撒丁岛的风情与背景的抒情性心

理小说。所以，我们把它们一同译出，并结为一集，以飨读者。
希望大家能喜欢我们的译作。

由于时间仓促和水平所限，译文如有不妥或错误之处，敬请广大读者予以批评和指教。

沈萼梅 刘锡荣

1995年3月于北京

目 录

译本序..... 1

长青藤..... 1

孤寂人的秘密..... 203

长 青 藤